



中國革命史話

1919—1949

第七卷 救亡御侮

主編 夏以溶 副主編 趙迎生

夏以溶著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湘) 新登字 006 号

zhōng guó gē mìng shǐ huà

中 国 革 命 史 话

救亡御侮

夏以溶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22.5 万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插页:6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何农荣

封面设计:鄯 渊

印数:1—52,000

ISBN7—5358—1117—5/I·345(儿)精装定价:14.60 元

平装定价:9.30 元

书名题字：江泽民

中國革命史話

继承革命传统
开创历史新纪元

为中国革命史话

胡绳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进行破坏,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动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图为“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炸毁的一段路轨。



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时的情形。中坐者为溥仪。左边靠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守卫长城喜峰口的
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冲出
战壕。



吉鸿昌像。

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

图为当天参加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代表合影。



日寇正残酷杀害我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



“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正与军警搏斗。



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右四)、章乃器(左三)、邹韬奋(右五)、李公朴(右一)、沙千里(左二)、史良(左四)、王造时(右二)与爱国民主人士马相伯(右三)、杜重远(左一)在上海合影。

目 录

第一百二十一回	柳条湖突起狼烟 奉天城骤落虎口	(1)
第一百二十二回	众学子敦请抗日 蒋介石被迫归乡	(16)
第一百二十三回	国民党弄权魏浙 日本军肇事申城	(33)
第一百二十四回	侵沪军败而换将 蔡廷锴胜亦撤防	(47)
第一百二十五回	关东军制造伪满 宣统帝充当儿皇	(61)
第一百二十六回	外签押拱送主权 内施暴镇压义士	(74)
第一百二十七回	保民权庆龄组盟 悼亡友鲁迅视殓	(89)
第一百二十八回	何柱国榆关拒诱 张学良保定请辞	(105)
第一百二十九回	众将士长城抗战 总参议塘沽订盟	(121)
第一百三十回	冯焕章张垣策划 吉世五津门筹资	(139)

第一百三十一回	方振武血书明志 吉鸿昌绝笔抒怀·····	(153)
第一百三十二回	蒋光鼐苏区联共 陈铭枢福建反蒋·····	(169)
第一百三十三回	李济深福州立国 蔡廷锴闽西交权·····	(184)
第一百三十四回	杜重远续办《新生》 何应钦又签《协定》·····	(197)
第一百三十五回	华克之组社锄蒋 孙凤鸣赴会刺汪·····	(209)
第一百三十六回	宋哲元柄政冀察 多田骏分裂华北·····	(224)
第一百三十七回	学联会酝酿请愿 “一二·九”爆发示威·····	(236)
第一百三十八回	清华园师生集会 北平市军警施威·····	(250)
第一百三十九回	陈翰伯急赴上海 章乃器代拟宣言·····	(266)
第一百四十回	陈济棠粤桂起兵 傅作义绥东抗战·····	(283)
参考资料	·····	(302)

第一百二十一回

柳条湖突起狼烟 奉天城骤落虎口

话说公元 1931 年 9 月 18 日黄昏，沈阳北关外的高粱地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驻扎中国东北的奉天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川岛正夫大尉的部属，正朝着南满铁路开去。在河本末守中尉率领下，他们来到沈阳以南约 7 千米的柳条湖村，在距北大营 800 米处的路轨旁停了下来。

河本一挥手，士兵们在铁轨旁开始刨坑。还有几个军士就近警戒，集中监视着东面的东北军营垣——北大营。河本不时按亮手电，凝视左腕上那块刚刚校正过时间的手表。

刨坑工作时断时续地终于完成了。河本亲手将炸药包轻捷而熟练地送入坑中，又安上导火索，退下药线圈，将线贴地牵放，拉入就近的高粱地深处。与此同时，另一名军士小心翼翼地用坑边土石把炸药包掩盖起来。炸药埋好后，河本又细细查了一遍，才按灭手电吩咐道：“快！分散隐蔽！”军士们连忙将手中的作业工具连同手套丢在地上，迅速跃入铁路边的密密高粱丛中。

不一会儿，只听汽笛长鸣，自长春南下的 14 次快车，朝着柳条湖村急驶而来。河本中尉紧张注视着急速迫近的火车头顶上的那团眩目光束，心中估算一阵，然后点燃导火线。只见明亮的火星顺着药线，在昏黑的夜色中闪跳着冲向铁轨。继后，一声巨响盖过了火车奔腾的呼啸声，刺眼的光团划破了柳条湖村的宁静夜空。借着这瞬时突现的亮光，河本迅速向左腕上的手表一瞥，

但见表盘的时针和分针分别准确地指在“10”和“4”字刻度上。

被炸药掀起的土屑和碎石，早已四处飞溅。那节挨炸的车厢，被震得急剧地颠摇起来，但却奇迹般地倾斜着，飞过了爆炸后的铁轨，车倾内的旅客惊恐得乱作一团。车头仍拖着巨龙般的身躯，朝着终点——沈阳城奔去。这时，河本从地上爬起来，摇通随身携带的军用步话机，先后向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奉天日本特务机关报告：“成功了！成功了！！”

这就是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22点20分，发生在中国东北南满铁路柳条湖村的爆炸事件，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的真相！

但是，事情并非像河本所言的那么“成功”。本来，日本军方计划炸毁铁轨、颠覆列车，诱使中国东北边防军出营搜索，以此作为对华挑衅与进攻的借口。现在，列车既未被颠覆，北大营内的东北军更无动静。

有意滞留沈阳待变的板垣征四郎得知爆炸结果后，只好立即命令重炮队：“炮击北大营！”两门先期从神户运来的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标尺早已瞄准了中国东北边防军营垣。命令一到，炮击立刻开始。

接着，板垣下达了攻占北大营和夺取沈阳城的命令：“（一）由第二独立守备大队岛本中佐率队攻打并扫清北大营之敌；（二）第五独立守备大队从北面攻夺北大营，并接受第二独立守备大队岛本中佐指挥；（三）第二十九步兵联队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负责攻取奉天城。”

与此同时，在柳条湖村外，奉命监督爆破作业的今田新太郎大尉听到爆炸声，即率兵赶赴作业现场，摆上事先伪造好的四具身着中国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以充当爆炸铁路而被当场击

毙的案犯。随后，他又率领片冈、奥户和中野等一批满铁雄蜂会①狂热分子，冲向北大营。这时，等候在爆破地以北4千米外文官屯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也在中队长川岛正夫大尉率领下飞速赶来，会同攻打北大营，一道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战争。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由来已久。早在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和沙俄就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在东北境内进行了日俄战争，并取代了沙俄在东北的支配地位。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又多次参与了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活动”。1927年7月，田中义一内阁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呈日本天皇——此即“田中奏折”，“奏折”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总构想，即：“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刻的“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实施“大陆政策”的序幕。

按下日军的侵略行径缓表。单说此时，从沈阳市菊文饭店走出了一名日本少佐。他就是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他刚刚在饭店参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

各位可知，建川美次为何来到东北呢？说来话长。建川美次曾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在1931年初，拟定了《昭和六年〔1931年〕度情势判断》，并受命于4月初在东京军部召开的师团长会议上作了扼要传达，强调“帝国国策就是不失时机地获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等”。不久，他即将适应中国东北气候的第二师团调入东北换防。6月11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和次官杉山元中将决定：由情报部长建川负责，加上陆军省军事课

① 此系南满铁路的一法西斯小团体。

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共同组成“满蒙”问题审议机构，以尽快制定对《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的实施方案。6月19日，建川等人就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7月，军部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程赶回东京，亲自将此大纲带回中国，作为指令传达给进驻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

这个时候的中国，却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内战。6月13日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了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全力消灭赤匪决议案》，要求各级党部务必“集中心力完成剿灭赤匪之工作”，必须“不懈不挠，有进无退”。又公开发表了《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宣称：“赤匪既为吾民族之大患，自非谋全国一致之力量以扑灭之不可。”蒋介石还公然宣称：“惟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中央现在决以全力扑灭”；并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言：“‘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中正秉命党国，督率军旅，誓集全国之力，弭此民族巨患”；他发誓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决不忍轻弃职责。”

随后，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并前往南昌，主持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扬言：“誓在短期内根本铲除赤祸”。7月2日，他又到抚州前线督师围攻中央苏区。

乘此中国内战之机，日本人则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村，制造了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争地引水事件。随后，又出动日本警察镇压，致使中国农民数十人死伤，十余人遭到逮捕刑讯。还借机在朝鲜的汉城、仁川等地煽起排华流血事件。这就引起中国东北及关内各地民余的极大愤慨。

可是，7月12日及13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监察院院

长于右任相继密电张学良，令其对日本在东北之种种挑衅行为，须“极力忍让，勿生事端”。因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于右任更嘱张：“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对此，张学良复电表示：“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

随后，7月23日，蒋介石又在南昌行营发出《告全国同胞通电》，号令全国：“在此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必期于最短期内剿灭赤匪”，还宣称：“赤期有一天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

可是，日本却力期乘中国内战之危，坐收渔人之利。8月1日，即调曾任张作霖顾问和驻华武官的本庄繁中将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又令建川转任作战部部长。建川到职后，即指示作战课长今村均着手制定侵略东北的作战方案。8月4日，本庄繁参加军部召开的军司令官和师团长会议后，启程前往中国旅顺上任。

本庄繁一到任就大呼：“满洲形势紧张，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还暗示：“如有可乘之机，应立即抓住。”他分别听取了张学良顾问柴山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汇报，审查了为执行《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由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主持拟定的《作战计划方案》。随即，派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携此计划方案赶回东京，向参谋本部汇报。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次长二宫治重中将和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一道，听取了板垣的汇报，审阅了关东军的《方案》。方案将关东军行动时间预定为9月28日，即待高粱收割完毕后，以利于作战，并要求：“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这时，又发生了“中村事件”。中村震太郎本是日本参谋部情报课情报员。1931年初，他奉命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索伦山

一带，在井杉延太郎等人协助下，进行军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属下士兵查获。在审讯中，因其罪证确凿而又态度嚣张，激怒了参审官兵而被击毙。

日本军部随即决定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扩大事态，进行侵华舆论宣传。8月20日，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武力解决”的主张。重藤千秋委托前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事件”的策划人河本大作潜往奉天，给花谷正送去事变机密费5万日元。河本返日途中，又受板垣委托，先后赴大连“满铁”本社和设在汉城的驻朝日军司令部，转达关东军的要求：“事起立即行动。”9月7日，参谋本部一些军官公开煽动对中国“进行打击”。同日，日本军第十六师团第三连队飞机在日本福井、金池、富山和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醒来吧，国防！》的传单进行响应，鼓动战争。

可是，而对日军对东北日益进逼的严峻局势，蒋介石8月22日在南昌讲演时，居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9月12日，蒋介石又乘专车北上石家庄，召见张学良。蒋对张说：“汉卿，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会而，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

这时，日本若槻内阁中的文职阁员们，对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武装入侵东北并公开地加以占领的方式，提出异议。他们担心关东军的行动方案，会把日本拖入一场尚未充分准备的战争泥潭之中，认为：“吞并东（三）省，无异吞一炸弹。倘若一味鲁莽地以兵力推进，必陷我于孤立地位，十分危险。”外相币原喜重郎当